

## 父親的便當

摘自網路生命教育宣導篇

他的父親是台南縣下營鄉的一位農夫，沒讀過書，也不識字。只知道一家幾口全得靠他在田裡辛苦的耕種，等待秋收時，田裡的收成才是一家溫飽的「事實」。

那一年，他考上建中。沒有家人的喝采，更沒有那個年代家中孩子考上北聯前三省中的鞭炮聲，或是祭祖的祈福祝賀；有的只是和父母商討繼續升學的「可能性」。

「你這個死嬰仔，哪出去，就別給我回來！去死好了！」他父親氣憤的將鋤頭扔在地上，生氣地說著。但求學心切的他，頭也不回的背著簡單的行囊，趕搭客運車往火車站的方向前進。他心裡想著：「父親一點也不懂得教育，更不懂得讀書的重要，或許父親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愛。」他心中一直想著，淚早已濕了眼眶。

手中握緊中學老師的借款，及媽媽背著父親偷偷標的會錢，隻身坐在北上的平快火車上，而淚水卻被嘉南平原的風蒸乾了，一回又一回。後來，學校的師長三番兩次的來家中，勸他父親，父親才平息對他國中畢業後不就業的怒氣。

第一個學期結束，他放假回到家中，父親沒有用笑容迎接他，只是冷冷的告訴他，在廚房櫃子


裡，有一個從街上買來的雞腿便當，快去吃，吃完牽牛到水塘裡洗澡，一邊還嚷著：「現在的商人，真是奸商。一個便當居然要三十五元，貴死人了！」只見父親的身影，漸漸的消失在田的另一端。

害怕父親生氣，回過神後，他快快的走進廚房找那個雞腿便當，因為已經有一個學期沒吃過肉，早已不知肉味了！他大口大口的吃那香噴噴的便當，總是一嚼再嚼，才捨得慢慢的吞進肚子裡。心中卻仍是想著：「父親真的很不懂得愛，更別提愛的教育了。」

就這樣公式化的生活。一學期一學期地過完。那一年，當吃完了第十八個雞腿便當後，碩士畢業，他當兵去了，只有母親送他去車站搭車，而父親仍是「無情」地在田裡工作著，也不理會。


當完兵後，他順利考上研究所博士班，也娶了個如花似玉的碩士太太，生了個可愛的女兒。每次回鄉下老家，父親也只用兩個雞腿便當來歡迎，一語不發，便又獨自下田去了。這一刻，他心中想著：「認命吧！這老農，什麼也不懂，要是台灣的教育不改革的話，便會有許多只懂打罵，不懂愛的教育；必會有更多像他一樣的悲劇。」





每次回到家裡，他的心中便如此思索著。他想：「還是國外的教育理念比較好，懂得愛，又民主。」所以他決定向國科會提出經費申請，到英國搬些「新思想」回來「救救國」。

出國的那一年，父親病危，躺在家中，三哥，四哥不斷打越洋電話，但總是難聯絡上他。好不容易聯絡上了，在得知父親病危的消息後，趕忙安排機位返家。父親知道孩子因為班機的問題，恐怕趕不及與他見最後一面了。於是交代其他兒子們：「老么沒回來前，不要太快將他葬了，這樣對他那一房人不好。」兒子們為了遵照父親的遺言，於是先用冰庫來冰凍他的遺體。



當他返抵國門，便叫了部計程車，直奔家中，不料已和父親天人永隔。望著父親的遺容，心中百感交集，過去的種種，剎時浮現腦海，心中想著嚴父過去在田裡辛苦工作，放牛吃草，還不是為了一家溫飽，打孩子，也只因怕孩子學壞，此刻，一幕幕情景掠過，他不禁放聲痛哭。

三哥過來扶起哭泣中的弟弟，叫他先到廚房吃飯。也許是哭渴了，想在冰箱找點水喝。當他走進廚房打開冰箱，卻看見冰箱裡塞滿了已不是很新鮮的雞腿便當。

